

男女正当时

同城相亲

珍惜爱情不错过

生活中不断地有人离开和走来，敞开心扉，也许前方有更心动的人等着走进你的生活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当我们真心喜欢一个人，想用自己的双手给予TA幸福，那么一定要说出来！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让TA知道，也让自己心安理得，坚决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，免得日后又后悔当初的错过。

周凌英 1991年，高1.64米，重50公斤，本科，国企，年薪9万元。

漂亮活泼的姑娘，诚实有礼，说话做事有水准；喜欢音乐和旅游，享受生活享受爱情。

陆国建 1989年，高1.76米，重70公斤，本科，事业编，年薪10万元。

沉稳可靠的小伙子，有理想有担当；喜欢摄影，爱好美食，有房有车，等一位好姑娘。

余雅雯 1987年，高1.62米，重48公斤，硕士，老师，年薪10万元。

白暂气质佳，温和中带点小清新，爽朗；发呆爱幻想，常逛朋友圈，活在当下的女孩。

吴雨翔 1985年，高1.72米，重65公斤，硕士，公务员，年薪12万元。

微胖减肥中，写作乐器颇有才华，能言善道，开朗；喜欢有内涵的女生。

张雨涵 1987年，高1.63米，重50公斤，本科，记者，年薪10万元。

短婚未孕，漂亮白皙，知性气质，通情达理，给人温润如玉的感觉，找有担当的男生。

陈坤山 1983年，高1.75米，重65公斤，硕士，公务员，年薪15万元。

短婚未孕，低调诚恳的男生，胸有丘壑有才华；喜欢旅游，喜欢脾气好有内涵的女生。

红娘工作助人为乐，现招热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，为爱推波助澜。

地址：海曙东渡路29号（天一）世茂中心9楼B22室。

电话：87121813 18967886737
QQ：425610150
微信：yuexiaoxingkong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我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



奶奶，我想再陪您走长长的路



倾诉人：王钟（化名），女
年龄：80岁
记者：陈也喆
插画：章丽珍
倾诉热线：87682535 15888563497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
情感倾诉QQ：3148917426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每到清明时分，这首儿时就会吟诵的诗，总会翻涌上来，叩击我的心扉，使我想起奶奶，泪要涌出。

这样一年年念着，竟已过去六十多年。我自己当奶奶也有三十年了。

奶奶的拐杖

我家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，我上面有大姐、二姐，底下有弟弟和妹妹。

老话说：“老大骄，老么娇，苦就在当中腰。”

我排行老三，可不就是“当中腰”嘛。

当时最小的妹妹还没有出生，大姐可以出去赚钱了，二姐继续读书，弟弟年纪尚小，又是家中独子，自然是什么活都不让沾的。

我年纪虽不大，但已经懂事，家务活也都会做了。

奶奶年纪大了，患有白内障，看不清东西。我就每天陪着奶奶走街串巷。

奶奶常去尼姑庵堂拜菩萨，路有点远，我就当奶奶的拐杖，给她带路。

一路上，我们祖孙二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就是在那坑坑洼洼的小道上，奶奶教我做人的道理，教我怎么照顾弟弟妹妹，还教我怎样面对生活中的泥潭。

我12岁那年，最小的妹妹出生了。我又有了新的任务——带妹妹。

我每天抱着妹妹，有时候去奉化江边玩，有时候就坐在家里的门槛上，看着镇明路上人来人往，哄妹妹笑。

母亲身体不好，家务活几乎由我包揽。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当然也包括去河里洗尿布。还有，就是给奶奶捶背。

奶奶越来越老了，两眼昏花，腿脚不便，渐渐地，很少下床活动了。每天的活动范围，就在一张老式的雕花木板床上。

翻个身，床板就吱呀作响，它像奶奶一样老了。

我跟奶奶睡在同一间屋子里，这样就能方便随时照料她。

我的床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椅子。两张太师椅拼起来，还差一截，就放张

矮凳，铺上棉被，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。

每天早上，我给奶奶倒洗脚水、端饭，服侍她在床上洗漱和吃饭。我真希望奶奶能快点好起来，再陪着我走长长的路，说长长的话。

奶奶去世了

那天凌晨，窗外还是黑黢黢的，奶奶忽然在睡梦中大喊一声：“要撒尿！”

我马上起床，姑姑应声进屋，从床底下搬出马桶。奶奶一坐下，身子就已歪斜过去。

在我看来，她像是松了一口气，睡着了。

姑姑急着喊我父亲：“大哥，快来！”

父亲进屋，见此情状，像是早已预料到一切，利落地把奶奶扶到床上，自己先坐好，让她靠在他的肩上。

父亲把她抱住，命令我们几个孩子围着床沿，跪在地上。

这个时候，我才隐约猜到奶奶正在走远。

我鼻子一酸，可是按照老规矩，程式没走完，不能哭。

父亲把奶奶的手伸开，托举着，在她的手臂上挂上灯笼，大概是照亮她远走的路。

等到奶奶在父亲的怀里，完全没有一丝体温时，姑姑才给她穿上寿衣。

原来，灯笼、寿衣，都是早就准备好的，大人们早就知道奶奶的日子不长了。

接着，大人们在厅堂摆好床，挂上帐子，把奶奶安放到床上。

这时候，压抑已久的啜泣才可以号啕爆发，大家围着奶奶哭，声音蔓延了整个屋子。

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连鸟儿的啁啾



声也带着悲戚。

父亲让我去尼姑庵叫一位尼姑过来，给奶奶念佛。因为只有我知道路该怎么走。

我一路小跑，边跑边放声大哭。一样的路，从前扶着奶奶一起，慢悠悠地踱着，说话间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。

如今奶奶走了，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长路漫漫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走几步，跑几步，停下来，抹一会儿眼泪。

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到了尼姑庵，还没开口，尼姑看到我眼圈红红的，一个人过来，就懂了。

她让我在庵前的园子里拔一株带根茎的菜，再去仓桥头买块新鲜的豆腐，作为供品。

把尼姑请到家里，供一份素净的豆腐饭，奶奶也许就会走得更安详些吧。当时的我，是这样想的。

奶奶走了，我的童年也一去不复返了。

爸爸，您在那里过得还好吗？

倾诉人：邱思（化名），女

清明节快到了，想给在天堂的父亲写一封信：“爸爸，您在那里过得还好吗？”

三十年了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每当听到“爸爸”这个词，我的心里就会隐隐作痛，一种撕心裂肺的思念油然而生。爸爸，您要是还在，该有多好！

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看见一对对花白头发的夫妻，迈着蹒跚的步履，携手在夕阳下，那样温馨的画面，总让我想起悲伤的妈妈。

这么多年来，妈妈哭坏了眼睛，熬白了头发，整天只能拄着拐杖，倚在窗前，孤单地望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

每年过年也是一家人最痛苦的时候，窗外万家灯火，鞭炮声声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却唯独少了您。妈妈

每年仍是执拗地为您留一双筷子，爸爸，您尝到母亲做的菜了吗？

还记得小时候，您在外地工作，很久才回家一趟。每次回来，您都迫不及待地放下行李，先用那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起，再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，用您那好几天没剃的胡子，扎我的脸蛋。

我一边咯咯地笑着，一边推开您的脸。这个时候，妈妈就会在一边假装嗔怪地打爸爸，爸爸爽朗的笑声，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。

还记得那年，哥哥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。临行前，妈妈不停地抹眼泪，您走到哥哥面前，双手重重地搁在他的肩上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也是对我说：“孩子啊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一定要记住老老实实做人，踏

踏实做事。”

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这句朴素的话的分量，仍把它当作为人处世的标杆。

还记得您在临终时，拉着我的手，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对我说：“你们兄妹几个都长大成人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们的妈妈，她跟着我没有享什么福，我走后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孝敬她。”

我使劲地点头，哽咽在喉：您放心吧……

爸爸，您在那边还好吗？

如今我们都已成家立业，连您的孙辈们也已经长大。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哥哥的孩子考上了研究生，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

爸爸，您的养育之恩，女儿终生难忘。您可曾听到女儿的呼唤？

记者 陈也喆